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清风

胖胖的圆脸、齐耳的短发 ,喜欢穿着格子外套的大姨常把我驮在背上 ,发梢轻轻刷过我的鼻尖 ,带着些许干净舒服的味道 ,晃晃悠悠穿过家门口的小路 ,迈向村头的小河 ,徘徊在村口 ,远远地等着教书的妈妈回来 。童年时光如同流水 ,缓缓淌过 ,安宁祥和。

大姨是陪伴我幼年时间最长的人。和妈妈的严肃不一样 ,她总是笑眯眯地 ,任由着我的任性和喜好。虽然只上过小学的她并没有更多地学习知识 ,文化程度不及教书的妈妈和做会计的舅舅 ,但我最喜欢和她在一起。她带着我在树林、田野玩耍。她觉得我只要开心和快乐就好 ,并不要求我每天识字、做算数。

在妈妈每个周末回来时 ,大姨总会夸我 ,悄悄地抹去各种令人头大的顽皮。她平常总是把刚摘下的嫩黄瓜、喷香的肉饼、香甜的糖悄悄给我留着。每当我馋嘴时 ,她就会拿出来满足我小小的愿望。在她宠溺的目光和暖暖的微笑中 ,我一天天地长大。

这样的时光在外公从丝绸厂退休后 ,戛然而止。大姨接替外公进城上班了。那时的农村 ,但凡家里能出一个吃上公家饭的人 ,在四邻八乡们看起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事。

大姨当上了缫丝的女工 ,工作是三班倒 ,很多时间都待在厂里。我能见到她的时间就少了许多。没有了她的陪

伴 ,我一下子孤单了。而和我的落寞不一样 ,外婆则非常高兴 ,大姨找到工作 ,让她放下了心头最挂念的事。

虽然时常见不到大姨 ,但是 ,只要大姨一回来 ,我就会缠着她 ,吃着她从城里带回来的核桃、酥饼零食 ,听她和外公外婆讲厂里的新鲜事。

大姨工作后 ,越发长得出挑水灵。很快 ,来了一个知青小伙上门提亲。虽然外公外婆都不是很满意 ,但是 ,拗不过大姨心意坚决。很快 ,大姨结婚怀孕了 ,一个漂亮的小表妹来到了家里。

可惜安宁的生活不长 ,随着下乡的知青政策返城 ,大姨面临命运的新抉择 ,淳朴的大姨几乎未能作出有力应对。在经历种种变故后 ,大姨带着女儿把家安到了工厂里一间朝西的宿舍 ,开始了母女相依为命的生活 ,而这一过 ,就是漫长的十多年。

幸运的是 ,娘家成了大姨最坚强的依靠。妈妈时常会让我给大姨捎点米面和菜 ,外婆经常会把放假的小表妹带回家里照顾 ,家人们并没有埋怨大姨当初的执拗 ,更没有嫌弃小表妹拖累了大姨的生活。外婆对五个外孙和外孙女一视同仁 ,种粮种菜 ,自给自足。在物质贫乏的年代 ,她用外公微薄的收入把一大家子拾掇着井井有条。大舅和妈妈也尽所能补贴外婆的家用开支。小时候 ,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在外婆家玩 ,虽然农村没有城里的自来水、卫生间和

水泥马路 ,但是 ,孩子们在一起就是玩得开心。家的包容、无私和支持 ,让大姨慢慢走出了人生阴霾的阶段。

外婆走后 ,大姨挑起了照料外公的重担。外公喜欢吃红烧肉 ,她就用煤炉和高压锅炖肉 ,满院子香味 ,引来邻居们纷纷夸赞。大姨新家虽然是一楼 ,有些潮湿 ,但她总是把家收拾得整洁和舒适。在大姨家 ,我喜欢看着大姨忙这忙那 ,做我喜欢吃的菜 ,感受着家的温馨。外公在大姨家生活安宁 ,度过了安详的晚年。那时侯 ,大姨照顾外公和女儿 ,每天忙忙碌碌 ,依旧精神焕发。

一直到女儿长大成人 ,大姨的个人生活才有了转折。一位煤矿工人走进了大姨的生活。虽然两人相隔千里 ,但是距离并没有阻隔两人的感情。中年的大姨开始了往来两地的生活。我也吃到了大姨从山西带回来的大红枣子。只要家里一出现大枣 ,我就知道大姨探亲回来了。虽然一年仅见几次面 ,但是 ,新姨夫体贴且善解人意 ,让大姨非常幸福。这一次 ,大姨没有看走眼。退休后 ,姨夫来到了南方 ,和大姨团聚。安稳的生活没多久 ,大姨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为了方便老人生活 ,表妹和表妹夫把房子进行重新装修 ,简单而舒适。两位老人守着彼此 ,不远行 ,不分离 ,相濡以沫。大姨的离开有些突然。表妹说 ,大姨感觉不舒服后一会儿就不说话了。不久后 ,姨夫也随大姨而去。

我欣喜在你们脸上见到了慈祥

(组诗)
陈星光

送别

写给彪兄平凡又伟大的母亲

我们生下来总要回家。
妈妈 ,多么希望
你仍然是我们活着的菩萨。

已回家的亲人把你相迎。
你是他们的女儿、妹妹和爱人 ,
在另一个时空 ,你们相亲相拥。

你在天上看着我们。
妈妈 ,你还会回来 ,
只是换了另一个身份。

那时我不叫你妈妈 ,
而是可爱的小名。

妈妈 ,我们和你一样
都在爱着彼此
深深的未尽的亲缘。

彪兄 ,你母亲脸上是满月的慈祥

人生就是不断地重逢和告别啊
但我欣喜在你们脸上见到了慈祥
这是爱的光芒照耀在我们身上
一切都还在生长！

清明祭祖

我是他们口中的大伯
但他们几乎不认得我
我要问堂弟妹们
一一对应是谁的儿子或女儿

像雨后春笋
一下子就窜高了个
颌首低眉 焚香叩拜
并不喧哗

我们真情诉说着
一个个坟头里的亲人
留给我们记忆里
最鲜活的片断细节
仿佛他们还在面前

冷雨缠绵
春天里仍有雪花飘落
在爷爷坟前清澈的水洼
洗了下手
出乎意料
比我们的眼泪都温热

难得在村道上碰见一群群人
仔细从彼此沧桑的脸上
辨认少年时的蛛丝马迹
这么多年所经历的
一语带过
山村飘着先人们
亦真亦幻的脸

雪樱

雪花一朵一朵吻着樱花
樱花以为她在开玩笑
等到被紧紧裹住整个身体
她终于笑不出来

我凑近听到她的遗言：
我已如此谨慎胆小 ,
但仍死在春天的谎言。
明年我再回来 ,
我要在春风里浪漫到死！



樱花漫步道 翁晖 摄

犹记当年锅炉工

周美研

一座雕塑 ,一座永康工匠的雕塑 ,一座永康工匠浇铸工的雕塑 ,栩栩如生地立在丽州广场的东侧 ,仿佛在向人们述说着永康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工匠精神。每次路过 ,心中总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 ,让我忍不住停下脚步仔细端详 ,一幕幕的往事便在脑海里重现。

刚结婚时 ,老公是木工 ,工资很低 ,家里条件也不好。而在当时 ,大哥大姐在铸造业(永康人称锅炉)已是小有成就。他们就商量着让我老公改行 ,跟着他们办铸造厂。于是 ,在哥姐的鼎力相助下 ,我们购置了设备 ,带上几个炉工 ,来到南京郊区的石臼湖边 ,开始创业。

初到那里 ,人生地不熟 ,经常会有人问 :都说浙江是好地方 ,经济很发达 ,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我们这边来呢 ?我就会笑着告诉他们 :永康有句话叫 永康工匠走四方 ,我来你们这里 ,是因为这里好啊。

万事开头难 ,最难的还是资金。当时请一个炉师差不多 1200 元钱一个月 ,为了减少工资支出 ,老公决定自己做炉师。可做炉师谈何容易 ,听哥讲 ,一般人没有几年的经历是做不了炉师

的 ,但是给自家做 ,不妨试一试。头脑聪明又肯吃苦的老公 ,在大哥的指导下 ,摸索着怎样调耐火泥的韧度、风口的斜度、出水口的高低 ,努力学习各项技术。同时 ,他还要购买材料、装车卸货、校正模型 ,一天到晚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

永康带去的造型工是熟练工 ,技术方面不用操心。他们把黑沙一锹一锹铲进沙箱 ,人站上去用脚踩紧 ,又或者用平锤打压紧。沙箱是特制的 ,分上下两箱 ,用铰链接合能方便开合 ,里面装好产品的模具 ,先把下箱造好放平 ,再造上箱 ,然后上下箱合拢 ,一副沙箱加一箱沙 ,足足有几十公斤重。就这样反复弯腰、锹沙、开合沙箱 ,一天要造几十到二三百箱。当时也有用当地的小工 ,可他们总是活没干多少 ,却不停叫累。不过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永康人带领下 ,他们也逐渐变得吃苦耐劳。

型造好了 ,炉修好了 ,材料也搬上了加料台 ,接下来就是开炉了。第一次开炉至关重要。鼓风机一开 ,那耀眼的火光便冲出炉口 ,所有人都戴上风帽、手套、脚套。老公时刻关注着炉温的变

化 ,尽管有大哥坐镇 ,还是不敢有半丝马虎 ,吩咐加料工必须严格按照比例 ,将铁、焦炭、石灰石投进火炉里。

大约过了 40 分钟 ,铁水出来了。这意味着开炉成功 ,大伙一片欢呼 ,浇水工稳扎马步 ,将白晃晃的铁水注入模型 ,浇水的力道要恰到好处 ,否则会影响产品的质量。炉温越来越高 ,围观的当地人纷纷闪退。一炉开下来 ,炉工们的脸是黑的 ,身上是湿的 ,衣服上都是火星溅落的斑斑点点 ,却没一个人叫苦喊累。有一个炉工不小心烫伤 ,也不叫痛 ,涂点烫伤药坚持把炉开完。看得当地人一个个竖起大拇指 ,啧啧称赞 :都说浙江人肯吃苦 ,今天算是见识了！

慢慢地 ,老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做起来就顺手多了。有一回 ,拌沙机坏了 ,修理师傅上门修过不久又坏。老公就自己琢磨 ,拆了装 ,装了拆 ,还真把拌沙机修好了。那个修理师傅知道后 ,直夸 :浙江人真能干！

随着时代的发展 ,焦炭铸造在永康已成为历史。然而 ,铸造人传承的工匠精神与力量 ,就如同这座雕塑 ,让人敬仰 ,永不消失！